

如雲歲月

寇成茂

著

· 如 · 云 · 歲 · 月 ·

經濟日報出版社

如
云
岁
月

如雲歲月

寇成茂



經濟日報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如云岁月/寇成茂著.—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

ISBN 7-80180-444-9

I. 如… II. 寇…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8914 号

如云岁月

著 者	寇成茂
责任编辑	陈悦
责任校对	徐建华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邮编:100054)
电 话	010-63567690 63568136 (编辑部) 63567683 (发行部)
网 址	www.edp.com.cn
E-mail	jjrb58@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朝阳小红门印刷厂
开 本	889×1194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5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80-444-9/I·044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作者同妻子在作家协会杭州创作之家

寇成茂，山西忻州人，1942年出生，大学文化，中共党员，高级编辑。1958年参加工作，1960年入伍，1985年转业，曾任部队新闻干事，连队指导员，团政治处宣传股长，北京军区《战友报》记者、编辑，《经济日报》记者、编辑，《经济日报》社干部人事部主任、副秘书长。现任《经济日报》专家阅评员，北京杂文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著有《情感的磨合》，《心灵的承诺》，《精神的企盼》，《为思想而作》，《成茂随笔》，《陶然漫笔》等杂文随笔专著。

如雪歲月

写在卷首的话

这本自认为小说的集子写了两年。原想请人作序，后来一想，算了。请内行的人写吧，说不定露怯，请不懂行又照顾你面子的人写吧，有可能胡乱吹捧，言过其实（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人家未必这样）。所以不如就这样让它独自上路，是什么就是什么，该怎样就怎样。

寇成茂

2004年9月28日

如雪歲月

目 录 CONTENTE

写在卷首的话	(1)
第一书记	(1)
梦的错位	(10)
耿老爷子	(14)
田嫂	(18)
一盒月饼	(23)
走神	(27)
牵手	(32)
领导与床	(38)
铁牛	(41)
随缘	(48)
惯性	(56)
小票车	(60)
变数	(65)
没当成地主的表叔	(70)
电梯女工	(76)
不是东西	(81)
恐慌	(86)
挫折	(90)
责任	(94)
一个无悔的决定	(97)
底火	(101)
一号键	(105)

如雪歲月

- 卸妆 (109)
- 评审结果显示 (113)
- 癖好 (117)
- 爱情碎片 (121)
- 刁民与官老爷 (128)
- 名片闯的祸 (132)
- 离婚 (137)
- 甜瓜不是强扭的 (142)
- 想不明白 (157)
- 借丧还礼 (162)
- 拴锁的烦心事 (167)
- 见证 (173)
- “二猪头”的今与昔 (177)
- 闲人笔记 (184)
- 姿态 (189)
- 人性·狗性 (194)
- 演变 (200)
- 我们的指导员 (211)
- 歪打正着 (233)
- 二线 (243)
- 公平秤 (248)
- 一码说一码 (255)
- 格桑花 (260)
- 梅花表 (270)
- 职务树 (275)
- 后记 (280)

第一书记

走在几百人的悼念队伍中的我，就像走在茫茫戈壁中一样，心中茫然，对我一生最为重要的人走了。当我从千里之外赶回太原的时候，他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迈着沉重的脚步，走进那庄严肃穆的灵堂，他安详地躺在鲜花翠柏之中，像深睡一样，我抬头凝视着那与真人无异的遗像，一幕幕的回忆随泪水涌出……

那是1958年深秋的一天，我背着铺盖独自步行30里路到县城找县委。这是16岁的我第一次进县城。我无意欣赏城里的热闹和繁华，无心关注从我眼前闪过的一个个陌生的面孔。全县只有一个县委，城里的人都知道。我左问右问，终于在一条名为学道口东街的路上找到了。我站在挂着“中国共产党忻县委员会”牌匾的门口，正在踌躇，从大门口走出两个人来。一个高高的个子，30岁出头，身着一身蓝色的中山装，一个年轻一点的，中等个头，身穿一身建设服。两个人一前一后说着话，从我面前走过。我想问，但又不敢贸然。我双眼望着他们的背影。突然那个穿中山装的人若有所思地停住脚步，转过身来问我：“小同志，你在等谁呀？”我说：“不是等谁，是找县委组织部。”“找组织部？”那个穿建设服的人说：“一个小

毛孩找组织部，有没有搞错呀？”“没有，就是找县委组织部。”我说。“找组织部干啥？”他又问。“找工作。”我自信地说着，瞪了他一眼。那年轻人还要说什么，穿中山装的人看了他一眼，转过头来轻声细语地问我：“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村的？”我把名字通报后说：“秦城后村。”那人一听笑了。他把我上下打量一下后问：“就你一个人来的？”“找工作又不是打架，要那么多人来干嘛！”“嘿，有志气。”那人说着又笑起来。我感觉他是在夸奖我，但不知其中还有什么意思。他伸手帮我把铺盖背在背上：“进去吧，组织部就在里边第三排房子的最后一间，门上挂着牌子哩。”说完，两人继续向前走了。走出几步后，他又转过头来向我笑着招招手。好像我们一下成了熟人。这是我同他的第一次见面。

我带着秦城公社的介绍信到组织部办完手续后，被一位姓杨的干事领到传达室。我的工作守护机关大门，打扫院内和门前的卫生。名称叫公务员。那个穿中山装的人，每天从这里出出进进，有时步行，有时坐车。那身合体的中山装笔挺、严整，显得特绅士、特潇洒。每当路过门口时，他总不忘跟我打打招呼。他是机关大院里我惟一最熟悉也最亲近的人。那时每逢星期六，机关干部都搞义务劳动，据说从当时的苏联传过来的。在劳动的人群中，每次都会有他的身影。那时他会换上一身劳动布的工作服。

第二年春暖花开时，我做了通讯员。主要工作是给首长服务，有时也出去送文件、发通知。首长外出时帮着接电话。

首长们集中住在一个四合院的平房里，院里除了几棵挺拔的杨树和枝枝叉叉的老榆树，剩下是一片空地，首长们闲暇时自己动手翻翻地，种点花草和蔬菜什么的。那天，几位首长边谈事边翻着地。我也找了一把铁锹干起来。我在农村干过农活，

这点事对我来说，简直小菜一碟。不一会儿，两畦菜地翻得既深又平整。那穿中山装的人走过来对我说：“你这么小就会干活？”我说：“我们那里十三四岁的孩子就下地干活了，我已经17岁了。”他满意地点点头。见我满头大汗，便从办公室端出一杯开水让我喝。我愣了一下，这是除了父母之外第一次有人给我送水喝。我接过水一饮而进，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激动。整整一个上午，我把十几个畦子的地全部翻完修整好。

半年后的一天，秘书处司秘书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小秦，你的工作干得不赖，首长们挺满意。现在想把你的工作调整一下，让你专门负责三位首长的警卫和生活服务，你有没有意见？”我毫不犹豫地说：“干什么都行，就不知道该注意些什么？你能不能给我详细说说？”司秘书想了想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就是工作要勤快、细心、保密，还要机灵。有不会做的地方可以问问首长。”“是哪三位首长？”我接着问。他说：“噢，忘记给你说了。一位是咱们的县委第一书记章田怀，一位是常务书记李惠来，还有一位是书记处的杨新书记。”末了，他特别告诉我一句，这个事就是章书记点的名。我心中一阵感激，欢快地说：“司秘书请你放心，我一定努力去干，保证让首长满意。”说完愉快地走出司秘书办公室。

我暗下决心，一定给首长服务好，决不给首长添半点的麻烦。可是年轻人风风火火，难免出些问题。那天，给章书记煮牛奶，锅架在火炉上，去做别的事，等返回来一看，甬说牛奶，连锅子都炼在炉口上了。这可怎么办？心想自己去买一瓶补上，可那时牛奶是定量供应首长的，市场上根本买不到。只好自认倒霉。章书记开会休息时，回来喝牛奶，我站在门口一脸愧疚地说：“章书记，今天的牛奶喝不成了，我把它烧干了，一点没剩。”说完等着挨训。他笑着轻轻拍我一下，说：“没事的，

以后注意就是了。火炉也是嘴馋了，让它喝一回吧。”尽管他这样取逗我，可我心里难受极了。

也不知是怎么弄的，越怕出事还就越出事。三天后，我骑车到县级各机关送文件。马路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我骑车的速度可能是快了点，有个农民打扮的老汉迎面向我走来，胳膊上还挎着个竹篮。眼看要撞上了，我一边刹车一边左右躲，结果还是把他的竹篮挂住，摔到地上。竹篮里有个油瓶，瓶子碎了，油洒了一地。老汉急了：“你有没有长眼，怎么往我身上撞！”我说：“谁让你走错路逆行了。”老汉更火了：“天底下的路哪里不能走？撞了人你还有理啦！”我也一时没了词。不一会儿，四周围了一群人，我更不敢走了。这时，过来一辆吉普车，司机下车一看是我，问了两句话就开始调和。说话间，车上的另一个人也下来了。我扭头一看，坏了，原来是章书记下乡检查工作回来了。这该怎么向他解释？我真有点无地自容。他问清情况后，从衣兜里掏出5元钱，递给那老汉说：“老哥哥，对不起，小孩子骑车莽撞，您不要计较了，用这钱再买一瓶油回去吧。”老汉稍微消消气，收下钱提着篮子走了。在场的人有的说：“这人一定是那骑车孩子的亲属，要不他怎么会替他付钱。”也有人说：“那人看着像个不小的干部。这个当官的挺护着老百姓哩……”围观的人渐渐散去了，章书记看我一眼，没有说话上车了。我呆呆地在那里站了很久。回到机关，我赶紧拿上钱给章书记，他说：“你一个月才挣几个钱，少了这5元你还吃不吃饭？”我说：“祸是我闯的，怎么能让您赔？再说了，是他走错了方向，也不是我故意撞他的。”说这话时，我的声音低得像个蚊子，但他都听清了。他脸色一下严肃起来，冷峻得令我生畏。他说：“做了错事不向人家道歉，还强词夺理。亏你还是从农村来的。你知道农民一年能挣多少钱，一年

吃几斤油，进一回城有多不容易？”这一连串的发问像一个个巴掌打在我的脸上，我的脸火辣辣的，心里的委屈也被他这番话吹得无踪无影。我还是头一次见他发这么大的火。我低下头说：“章书记，我错了，今后我一定注意。”“这就对了。”他说：“人不可能不犯错误，知错改了就是好同志。”末了又问：“身上伤着没有？”“没有。”我说。

一天上午，一个50多岁的人，身穿羊皮大袄，腰里别着个汉烟袋，站在县委会门口探头探脑地往院里张望。我正打那里路过，便问：“老同志，你找谁呀？”他说：“我找你们县委章书记。”“有什么事吗？”我问。他连看也不看我一眼说：“给你说了也没有用，就找章书记。”“你认识他？”我问。他摇摇头，不说话，径直就往里面走。“不行不行，章书记正忙着哩。”我边说边上前把他拦住，心里想，章书记也是你这样的人见的？他急了，用手把我一扒拉，好大的劲呀，把我扒拉了个趔趄。我紧追在他的后面，他已快步走到院子中间。这时章书记正好出来，跟他打个照面。那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去就问：“你是不是县委章书记？”“是，您找我有事？”章书记和蔼地问。“可算找到你了，俺想跟你谈点事，行吗？”那人恳切地说。我嘟噜着个脸站在一旁。章书记一招手，把他领到自己的办公室，给他放了一把椅子，让他坐下来慢慢说。我也跟了进去，随手给章书记的茶杯里添满水。正要转身退出，“哎，小秦，怎么不给客人倒水？”我迟疑一下，返回头来给那人也倒了一杯水。那人一下客气了，站起身来满脸堆笑地连声说：“不渴不渴。”也许是我放杯子的声音重了点，章书记冲我瞪了一眼。我觉得好没趣。他们言来语去地谈着话，我不时进去看看。那人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大致是村里和公社的有些干部不切实际搞浮夸，公共食堂里社员们吃不饱饭，村里不少孩子都去地里干活

不上学啦，等等。翻来覆去，絮絮叨叨。章书记倒是听得津津有味，不时低下头做着记录，有时也插问几句。打那以后，这个人跟章书记常来常往，见面后无话不说。

我住在首长旁边的一间小屋里。每天天不亮起来先把院子打扫干净，等着首长起床后再依次整理他们的房间。晚上睡得很晚，得等到首长歇息后我才能睡。这是我的职责。首长没有睡前实在困了，就趴在桌子上打个盹，要不就看书看报。有时章书记睡觉前过来看我一下，轻声说：“年轻人睡眠多，没事你可以早点睡，不要等我们。”我说：“习惯了，没啥。”那晚他又来看我，一眼瞅见我桌上的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拿在手里说：“这是本好书，你也在看？”我说：“这书是从杨新书记那里借的，刚看几页。”他翻了几下，说：“你看完了给我也看看。”说完回宿舍睡了。

章书记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天不管工作多忙，总要把当天的《人民日报》、《山西日报》和《忻县县报》看一遍。那天晚上，他拿着一份《忻县县报》兴冲冲地走进我的房里说：“小秦，这报上有篇文章写的是你的名字，是你写的还是重名？”我不好意思地站起来说：“是我写的，写得不好。”“真的呀，你还会写文章？写得不错，说不定将来能当个记者。”他又问：“材料是从哪里来的？”我说：“那天您跟播明公社赵书记谈话时，我在一旁听了，后来又看了他给您留下的那份材料，我综合了一下，就写成了这篇稿子。”“不简单，很有发展前途，继续努力。”说完把报纸给我留下，满脸带笑地走了。这一夜让我辗转难眠。眼瞅着窗外发亮了，我索性爬起来穿上衣服，像往常一样打扫起院子来。从这以后，他看到有报道价值的材料就转给我看。有时还让我帮他誊写他的讲话稿。我写的稿子也请他修改，见报的频率当然也越来越高。后来有的稿子

还登在《山西日报》上。

又多半年过去了。司秘书找到我说：“小秦，你的工作又要变动了，你小子好福气呀。”我急切地问：“让我去哪，干什么？”“你猜猜吧。”他故意先不告我。我想了想，摇摇头：“实在想不出来，司秘书你快告诉我吧。”“好，告诉你，你马上整理一下东西，明天到县报社做见习记者。”他说完，上来紧紧拉了一下我的手。我激动地问：“这是谁的主意？”他说：“这事本来首长不让告你，可你一定要问，就告诉你吧，是章书记的提议，其他书记也都赞成。”我一听，高兴得差点蹦起来，因为这是我从小的梦想。可转念一想，章书记那里的工作谁来干，我打心里说不愿意离开他。见我犹豫的样子，司秘书大概也猜到我的心思了，说：“你就放心去吧，章书记那里的工作由小周去接。”说到小周，我当然放心了，他是跟我差不多时间来县委的。

第二年8月，我正在上社公社修水库的工地上采访。公社王书记转告我，上午接到报社的一个电话，说县里正在征兵，让你回去报名。他还开玩笑说：“你小子本来是章书记的兵，这下说不定要成野战军了，我先祝贺你！”他说着，紧紧地握了我的手。我向他告别后骑车直奔县城。第二天上午检查身体，接着填表政审，第四天，盖着县兵役局大红印章的入伍通知书就拿在我的手中。我拿着入伍通知去见章书记。他瞅了一眼通知书，慢步走过来只说了一句话：“到部队上好好干，等下次再见到你时，你应该是一名英俊的解放军军官了。”说完，随手将自己上衣口袋里的那支他用了多年的钢笔送给我。我接钢笔的时候，见他的眼圈红了。我想说点什么，但什么也说不出来，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双眼已被泪水打湿。

这一走就是25年，中间有几次回家探亲，但见面的时间总

是有限。1968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已经是行署副专员的他靠边站了。我趁探亲的机会去城里看他，他已经搬出专署的高干宿舍，住在了一间老县委机关的平房里。他的夫人正在忙家务，她开门一见是我，先是一愣，马上高兴起来。我问：“章书记呢？”她说：“去扫大街了。”“他的身体还好吗？”她轻轻点点头，没有说话。桌子上的马蹄表指向12点半，忽听门外有脚步声，我走过去开门，章书记放下手中的扫帚和铁锹，正在弯腰扑打身上的尘土。我喊一声章书记，他抬头一看是我：“哎呀，你怎么来啦？”那高兴的劲头像是见到自己久别的孩子。我赶紧把他迎进门。他的背有些驼了，头发也白了一半，脸上透出几分沧桑，体态完全失去了当年的风采。但说起话来，还是那样铿锵有力。我们谈了分别几年后的情况变化。他说：“文化大革命把人心搞乱了，也把生产建设毁了。至于我们这些老干部不管怎么挨整，跟党走是永远不会变的。”说到这里，他夫人一个劲地给他使眼色，意思是说话小声点。突然他话题一转，问：“你来家时有没有被人看见？”我说：“没有。”“没有就好。我反正就这样了，我怕有人见了反映到你们部队，影响你的进步。”听他说这话，我禁不住心里翻腾起来。

七八年后，作恶多端的“四人帮”垮台了。章书记调到省里当了乡镇企业局局长。当他夫人把他当年穿过的那身中山装取出来，让他再穿时，发现衣服肥大了许多。

1988年3月，他来中央党校学习，当时是一家报社的记者的我去看他。落坐后他兴奋地谈起了全省乡镇企业开始崛起的势头。宗宗件件，讲得头头是道。见他眉飞色舞的样子，我真不忍心打断他的叙述。说到最后，我把话题岔开问：“听说派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回去都要提拔，您是不是还有希望再往上升升？”他呵呵一笑：“小秦，你什么时候也学会势利了！”

我说：“不是我势利，许多人都这样嘛。”接着他给我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原来，他与当时中央一位重要领导同志是战争年代的老战友，两人有着深厚的友情。我听后非常激动，接着问他：“您有没有跟他联系过？”他淡淡一笑说：“那位领导同志工作非常繁忙，没有必要惊动他，我们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是对他的最大支持。”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起身告辞。他恋恋不舍地把我送出楼外。想不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2004年9月23日